

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



TRANSLATIONS FROM DRAWING TO BUILDING AND OTHER ESSAYS

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 及其他文章

[英] 罗宾·埃文斯 著

刘东洋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

TRANSLATIONS FROM DRAWING
TO BUILDING
AND OTHER ESSAYS

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及
其他文章



[英] 罗宾·埃文斯 著
刘东洋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7-724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及其他文章 / (英) 罗宾·埃文斯著；刘东洋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12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
ISBN 978-7-112-21471-6

I. ①从… II. ①罗… ②刘… III. ①建筑学—文集 IV. ①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5738号

Translations from Drawing to Building and Other Essays/Robin Evans
Copyright ©1997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本书由英国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责任编辑：戚琳琳 李 婧
责任校对：李美娜 张 颖
封面设计：邵星宇
版式设计：刘筱丹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
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及其他文章
[英]罗宾·埃文斯 著
刘东洋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张：14¼ 字数：262千字
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5.00元
ISBN 978-7-112-21471-6
(3100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TRANSLATIONS FROM DRAWING
TO BUILDING
AND OTHER ESSAYS

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及
其他文章

“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的出版是“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的学术活动之一。从 2008 年策划开始，到 2010 年活动的开启至今，“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都是由内在相关的三个部分组成：理论著作的翻译（AS Readings）、对著作中相关议题展开讨论的国际研讨会（AS Symposium），以及以研讨会为基础的《建筑研究》（AS Studies）的出版。三个部分各有侧重，无疑，理论著作的翻译、解读是整个论坛活动的支点之一。因此，“AS 读本”的定位不仅是推动理论翻译与研究的结合，而且体现了我们所看重的“建筑理论”的研究方向。

“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就整体而言，关注的核心有两个：一是作为现代知识形式的建筑学；二是作为探索、质疑和丰富这一知识构成条件的中国。就前者而言，我们的问题是：在建筑研究边界不断扩展，建筑解读与讨论越来越多地进入到跨学科质询的同时，建筑学自身的建构依然是一个问题——如何返回建筑，如何将更广泛的议题批判性地转化为建筑问题，并由此重构建筑知识，在与建筑实践相关联的同时，又对当代的境况予以回应。而这些批判性的转化、重构、关联与回应的工作，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理论的贡献所在。

这当然只是面向建筑理论的一种理解和一种工作，但却是“AS 读本”的选择标准。具体地说，我们的标准有三个：一、不管地域背景和文化语境如何，指向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建筑问题的揭示和建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跨文化和跨越文化中，进行共同的和有差异性的讨论，也即“中国条件”的意义；二、以建筑学内在的问题为核心，同时涉及观念或概念（词）与建筑对象（物）的关系的讨论和建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关于或通过中介的；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对当代建筑知识的构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主，并且在某个或某些个议题的讨论中，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或代表性。

对于翻译，我们从来不认为是一个单纯的文字工作，而是一项研究。“AS 读本”的翻译与“AS 研讨会”结合的初衷之一，即是提倡一种“语境翻译”（contextual translation），和与之相应的跨语境的建筑讨论。换句话说，我们翻译的目的不只是在不同的语言中找到意义对应的词，而且要同时理解这些理论议题产生的背景、面对的问题和构建的方式，其概念的范畴和指代物之间的关系。于此，一方面，能相对准确地把握原著的思想；另一方面，为理解不同语境下的相同与差异，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反观彼此的问题。

整个“AS 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的系列活动得到了海内外诸多学者的支持，并组成了 Mark Cousins 教授、陈薇教授等领衔的学术委员会。论坛

的整体运行有赖于三个机构的相互合作：来自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来自伦敦的“AA”建筑联盟学院，和来自上海的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建集团”）。这一合作本身即蕴含着我们的组织意图，建立一个理论与实践相关联而非分离的国际交流的平台。

李华 葛明

2017年7月于南京

学术架构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系列读本”主持

李华	葛明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

马克·卡森斯	陈薇
“AA”建筑联盟学院	东南大学

学术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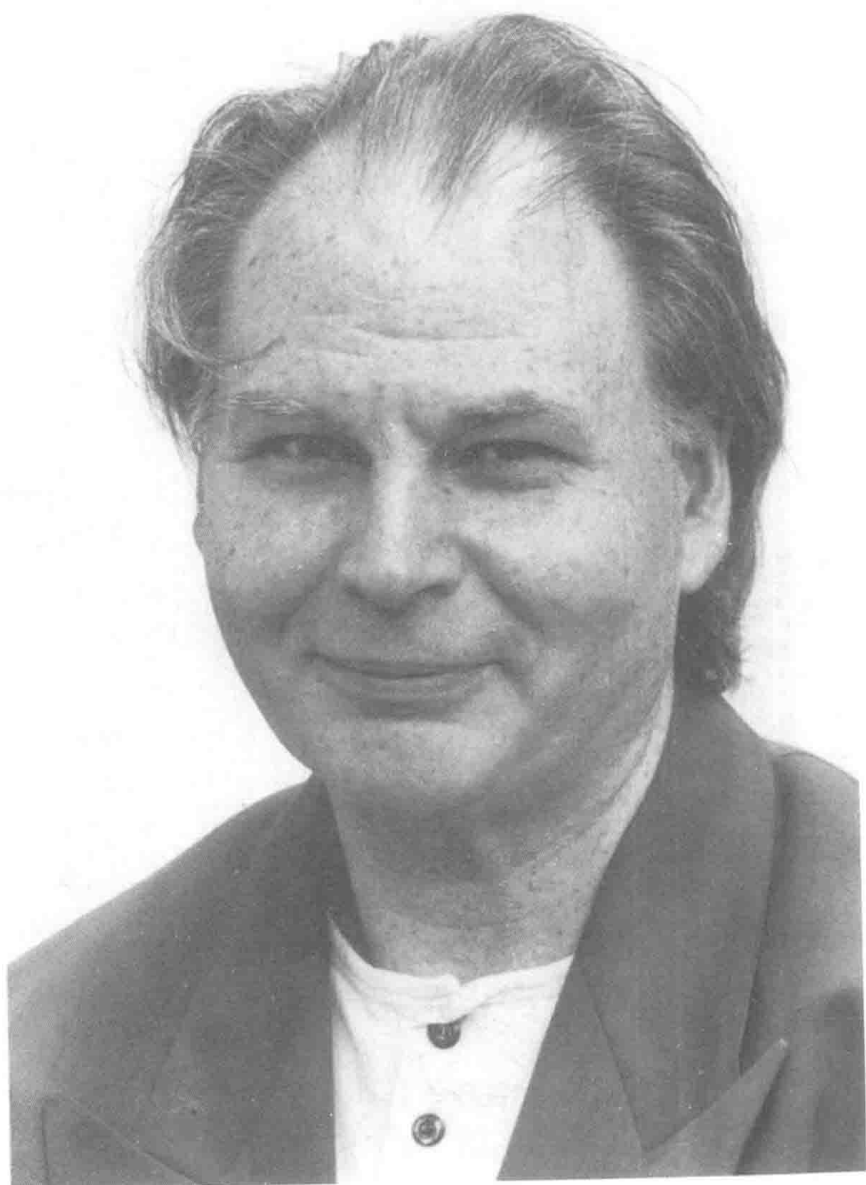
斯坦福·安德森	阿德里安·福蒂	迈克尔·海斯
麻省理工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	哈佛大学
戴维·莱瑟巴罗	布雷特·斯蒂尔	安东尼·维德勒
宾夕法尼亚大学	“AA”建筑联盟学院	库伯联盟
刘先觉	王骏阳	李士桥
东南大学	同济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
王建国	韩冬青	董卫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
张桦	沈迪	
华建集团	华建集团	

翻译顾问

王斯福	朱剑飞	阮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墨尔本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赖德霖		
路易威尔大学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主办机构

东南大学	“AA”建筑联盟学院	华建集团
------	------------	------



罗宾·埃文斯

目录

总序

学术架构

日常性的悖论

莫森·莫斯塔法维 1

走向“无等级建筑”（1970 年） 5

归隐的权利与排斥的礼仪：

有关“墙”的定义的笔记（1971 年） 23

人物、门、通道（1978 年） 38

贫民窟与模范住宅：

英国住宅改革以及私人空间的道德性（1978 年） 66

“并不是用来包装的”：关于在英国“AA”建筑联盟学院
举办的埃森曼 Fin d'Ou T Hou S 展览的一次综述（1985 年） 85

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1986 年） 109

展开面：

对 18 世纪绘图技法短暂生命的一次调查（1989 年） 142

密斯·凡·德·罗似是而非的对称（1990 年） 172

罗宾·埃文斯：写作

罗宾·米德尔顿 207

译后记 214

日常性的悖论

莫森·莫斯塔法维 (Moshen Mostafavi)

“您问我，哲学家们的特征里有哪些是他们的怪癖？我说，比如他们身上历史感的缺失，他们对生成的敌视，他们对古埃及的痴迷。他们以为，他们针对某个话题所进行的‘去历史化’处理乃是对那个话题的尊重。实际上，他们已经把那个话题变成了一具木乃伊。”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偶像的黄昏》

“某事看着很蹊跷 (uncanny) ——故事往往始于这种感觉。但人们必须在近在咫尺的‘某事’身上同时寻找很是遥远的‘东西’。里面藏着人们要找的‘某人’……总之，里面一定藏着跟故事有关的某种东西。”

——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
《有关侦探小说的一种哲学观点》

罗宾·埃文斯 (Robin Evans) 的写作很少会墨守成规。每当他确定要研究某个话题时，他就会发掘其中内在的矛盾性。他会指出别人看不到的空白——诸如从绘图到建筑之间的空白、设计与居住之间的空白、投影与想象之间的空白——他也会在别人以为根本就没有秩序存在的地方发现秩序。罗宾·埃文斯喜欢这样的调皮。

于是，《人物、门、通道》(Figures, Doors, Passages) 一文开篇就宣称“日常事物里包涵着最深的秘密”。这一洞见才是罗宾·埃文斯思想的核心。埃文斯对有关事物的最为明显，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像是透明的观点，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样，他才开始了在表面之下的搜寻探索。那些“秘密”也就在他的文字里慢慢地、一步步地敞开。

在《人物、门、通道》一文中，埃文斯的出发点是当代居住建筑所宣称的“理性”。他由此探究了那些陈述出来的住宅设计意向（诸如为使用者提供遮蔽性、私密性、舒适性和独立性）与住宅对其居住者的真实影响之间的不符。通过这样一种二度发掘，埃文斯质疑了居住建筑设计所依据的普适性和无时间性，否认了居住建筑日常性的中立。在埃文斯看来，日常之中立恰是一种虚幻，“……也是一种有着诸多后果的虚幻，因为它隐藏了家居空间常规格局施加给我们生活的那种权力，同时，也掩

盖了这类空间组织也有起源和目的的事实。”

埃文斯指出，在居住空间的设计上企图实现事先提出的一套标准或要求的做法是个相对晚近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标准的意义也并不是不变的。例如，像“舒适”这样的概念，它的具体意义有赖于文化性、时间性和技术性的条件，并且由于地点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别。对于这样一些总在变化的变量，建筑做出反应的秘密轨迹就在它的平面上。但是平面图上通常没有明确显示出来的，正是即将住进来的人把平面当成“诸般关系的场地”（a site of relations）去使用的方式。面对这一难题，埃文斯通过将出自某一特定时期和地点的住宅平面和人物绘画并置在一起，以便阐述他所说的“在日常行为和建筑组织之间的耦合”。

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就是通向某个房间的门的数量——构成了埃文斯研究的焦点，变成了他重写居住建筑的社会与文化史的基础。埃文斯问道：“为何17世纪的意大利人只把那些串联着其他房间，有着好多门的房间视为‘方便的房间’呢？而19世纪的英国人则认为房间跟外部联系只有一道尽端门的做法才叫便利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展开涉及了具有文化色彩的交往问题、走廊史、拉斐尔（Raphael）的绘画、身体与建筑以及克莱恩（Alexander Klein）的“无阻碍起居的功能化住房”研究。不过其中最为犀利的，还是作者的观察力。

埃文斯的写作颇像侦探小说。他总是在寻找线索，关注那些潜藏的事物，戳穿伪证。布洛赫告诉我们，在18世纪之前，那种依靠证据进行庭审的概念并不存在。目击证人与自我坦白是支撑犯罪成立的唯一手段——如果目击见证者不够多，自白也多是依靠刑讯逼供来获得的。随着依靠证据进行庭审的做法的出现，也相应地促进了以收集证据为生的刑侦职业。但是，就像布洛赫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必须记得证据也会误导人，特别是当证据“看上去完美到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的时候”。¹

埃文斯并不是那种只坐在书斋摇椅上的侦探，他常会到现场去搜集证据。在他那篇关于巴塞罗那德国馆（the Barcelona Pavilion）的文章中，埃文斯讲述了摄影与写作在确立那栋建筑历史地位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于是，他踏访了重建的巴塞罗那德国馆，结果，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

同样，当投影和想象活动变成了他工作的基地时，他那种理论思辨力让他注定会勾画自己的复杂草图，通过重演，进入到研究之中，以便验证他的假说。他的那些参考文献，虽然重要，也都在扮演着对现场观察与现场行为的补充角色。文献补充着立论，证实着观点，而不在于诱导思想。

埃文斯说：“我试图避免将建筑当成绘画或是写作。我试图寻找一种不同的联系。我在平面上试图搜寻出那些为人们占用空间的方式构成着某种先决条件的特性。这基于一种假设，

就是建筑可以容纳图画上所展示的场景，可以容纳词语在人际关系场域里所描绘出来的东西。”埃文斯关注的是建筑和通过“人对建筑的使用”所产生的各种空间状态之间的交互性。他对正规观点的不信任导致他走向了一条更为迂回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日常生活的变化性成了受欢迎的东西。建筑的活动与事件受到了物质世界不确定性的影响，并面向物质世界的不确定性敞开。但同时，建筑也陷入、卷入这一世界里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

在这方面，罗宾·埃文斯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特别是在二人各自关于监狱史的研究中。对于埃文斯和福柯而言，监禁类建筑不仅发明了犯罪性，还生产了犯罪性。这样，边沁（Bentham）的椭圆全景监狱（panopticon）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容器。通过此类监狱的操作运行，这样的监狱还改变着住在里面的个人。

在《贫民窟与模范住宅》这篇文章里，作为他有关居住建筑史这么一个更为庞大且没有完成的项目的一部分，埃文斯继续着他早前关于建筑规训（disciplinary）本质的调查。他用现代住宅产业在19世纪的兴起过程去展示他在道德提升与物质环境改善之间试图建立起来的那种联系。埃文斯向我们显示了今天的“体面家居”（decent home）是怎样跟维多利亚时代的贫民窟以及贫民窟里的“不检点行为”发生关联的。对那个时代把罪恶也视为是一种物质实体性疾病的改革者们来说，不道德性与不健康状态的双重邪恶，就会在建筑身上产生埃文斯所言的“在一处不断恶化的地景中道德的沦陷”（moral termini in a still degenerate landscape）。全景监狱的劳改特征就这样延伸到了公共领域，并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结构。

埃文斯对于日常生活空间性的关注也跟其他法国作家特别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与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兴趣之间共享着某些相似性。列斐伏尔与德·塞尔托都曾针对日常生活的激进性做了大量的工作。列斐伏尔对“日复一日”（quotidian）概念的重新思考追溯了我们自己社会体验的效应，同时也质疑着这种“自然而然状态”。德·塞尔托则是通过“那些引导空间、嵌置空间、时间化空间，把空间当成是冲突性用途（conflictual programs）或契约性比邻关系（contractual proximities）这样多义统一体的操作所产生的效果”的方式，来讲空间的。同样，埃文斯希望我们注意的也是建筑的多义现实性。

埃文斯晚期写作活动的一个侧面就是对绘图角色的研究。他的那篇《从绘图到建筑物的翻译》一文展示了在绘图研究上把绘图当成一种思考和想象手段的转移。这里，可能吸引着埃文斯的正是在建筑师对于绘图的使用与艺术家对于绘图的使用之间的差别。他注意到，艺术家们在纸上（或者其他材料上）

的创作会成为最终的作品——图画或是雕塑本身，而建筑师的绘图是面向建造行为的一种翻译工具。如他所言，“绘图在建筑形式的发展中那种硬性介入的角色”变成了他研究的焦点，并造就了《投影之范》（Projective Cast）一书的问世。

罗宾·埃文斯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作为一位建筑师所受到的训练。反过来，这些文字也展示着某种程度的工具性。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埃文斯指向了另类的立场，并基于我们之前他人的劳动，描绘出实践建筑的新方式。他绝不是在将建筑实践“去历史化”（dehistoricize），而是在把建筑实践真实化，把它们带入到当下。因此，这本文集里的这些文章所展示和讨论的正是建筑实践那充满矛盾的真实化过程，它们打开了用另类方式构建日常现实性的可能。而这样一种现实性，这样一种建筑，它的身上就带有其自身所处的时间场合的痕迹，无论这些痕迹会有多么不易被察觉。

注释

1. 布洛赫，《有关侦探小说的一种哲学观点》，见《艺术与文学的乌托邦功能》（The Utopian Funct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第247页，（剑桥，马萨诸塞州，1988年）。



INTERFERENCE

图1 一种综合干预的实例

走向“无等级建筑”*（1970年）

*“无等级建筑”（Anarchitecture）的词源解释：an“非”（希腊词根），archi“匠师”（希腊词汇），tegere“建造”（希腊词汇），an'architecture“非建筑”或者anarchi'tecture“没有控制的构造术”。

“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个关于如何改变思考风格的问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在“建筑”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在微观和宏观的尺度上，新奇设备的设计、浮现或者出现都会带出围绕着“事物”的社会政治方面的某些问题。过去，这些问题似乎并不重要，现在，这些问题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然

而诸如铁路网、电话网、家用电网这些事物的存在所带来的后果很是复杂，很难分析。特别是当我们就想从正面直接破解它们时，这些东西反而显得难以攻克——仿佛在用一种可爱的口吻说，诸如“功能”、“需要”、“流动模式”这些词汇都不管用；“限制”、“自由”或是“选择”同样也不合适。靠只在概念上变戏法是解决不了这里的问题的。

在此，最好先说明一下本文“不是关于什么的”。本文不是关于建筑中有关自由的形式象征性的——当然，大多数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在试图解剖这一话题时，他们谈得最多的还就是“有关自由的喻像”：

“在现代建筑中，第二次革命意味着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体现在空间自由以及建筑本身从土地或传统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身上。人们从正规条件下的解放，与建筑从正规建筑条件下的解放……是并行发生的。”¹

这样的陈述无疑是真实的，然而对我而言，在讨论“事物”对人的行动的直接作用时，不管这种作用是好还是坏，是解放性的还是约束性的，这样的陈述都不那么重要。

意志力的抵抗与惰性

通过物质实体系统的控制行为。对于世界状态的改变=干预。初始悖论。

设计师就是要致力于提供最大限度的“选择”或是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一理念似乎已经激发出我们前所未有的形而上学思辨高度。这一理念变得如此深入人心，我们几乎无法淡然处之或者置之不理。这是因为这一理念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描述世界现有状态的方式，还有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方式。²

人造物系统的社会史： 针对可能人类行为的物 质实体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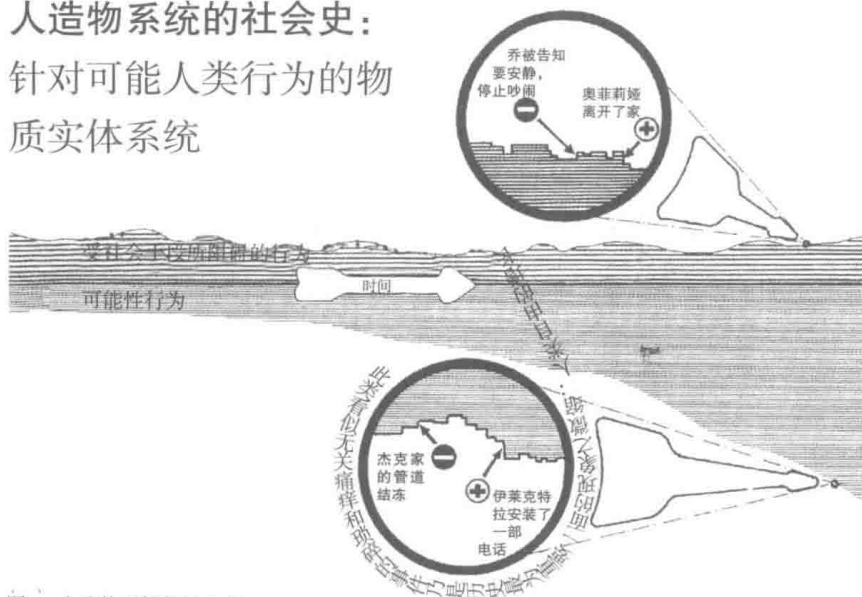


图2 人造物系统的社会史

任何一种类似的陈述都会招来人们这样的回答：“是，说得不错。可我们又怎能去控制那些改变世界的模式呢？”这是一种比较合乎情理的反应（虽然可能显得过于简单，因为每个人的行动都在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世界形态的变化——如果说人类的行动存在着某种目的性的话）。问题在于，在那些影响着人类的组织系统中，任何变化——亦即，社会风俗或社会所依赖的物质实体中的变化——都可以被解读为“非故意性干预”。³但是即使在非故意性干预里，也存在着重要的类型区别。

正向干预与负向干预

所谓正向干预（positive interference）就是在周围环境中的任何改变只会允许某些可能行动的拓展，而不会对之产生任何约束（见图3A）。

负向干预（negative interference）是正向干预的反面。它意味着环境里的改变对可能行动会产生限制，同时又不会产生之前就不太可能发生的多余行动或是替代性行动（见图3B）。

综合性干预（synthetic interference）。几乎所有的干预实际上都是对正向和负向的干预和整合。它们既包括了对于现存可能性行动的限制，也带来了具有不同性格的新的可能性行动。这一点，在我们环境中的那些跟规划和建筑有关的大尺度变化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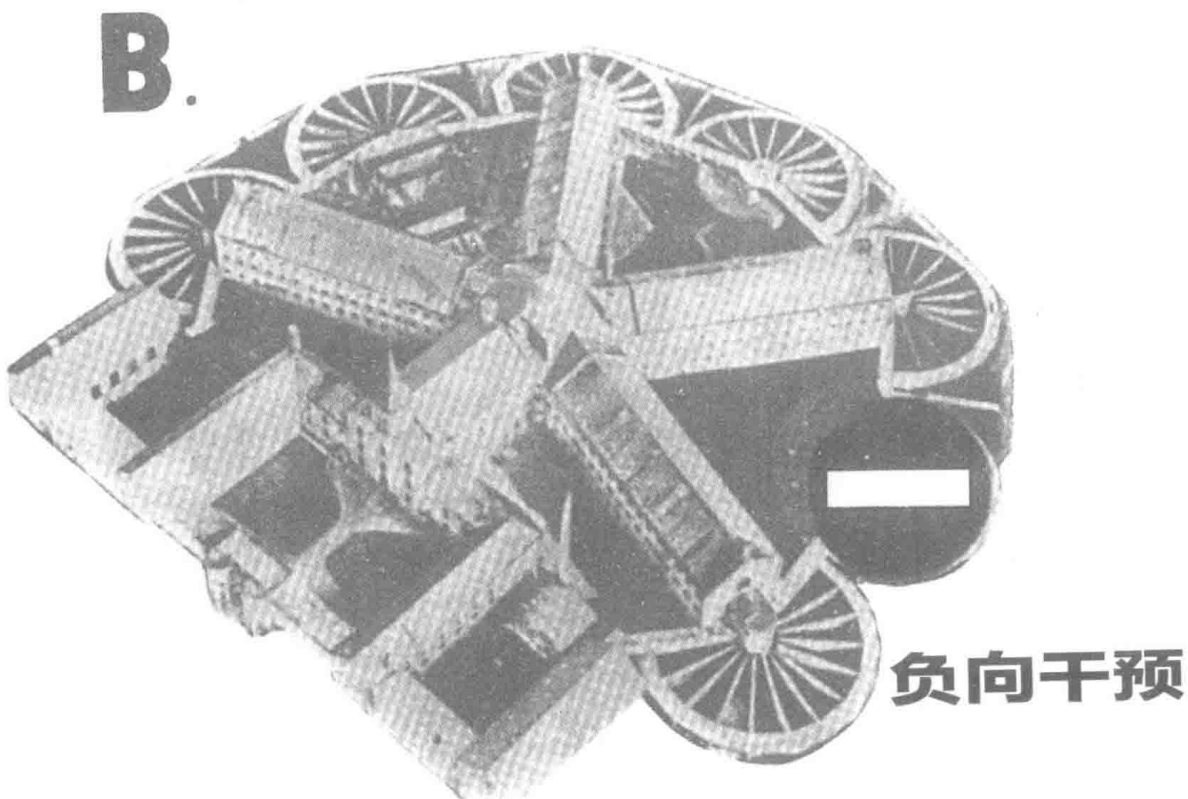
正向干预可以生动地体现在诸如电话网络这样的大尺度系统上。在任何的物质实体意义上，电话都不会阻止人们仍然从事那些在电话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所能从事的任何活动。一部电话的出现并没有改变生命的身体行为方向。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您想使用电话，那电话就在那里等您去使用。这就是一种正向的干预——促成某些新生的行动（比如各类的即时交流），却没有阻碍到其他行动的发生。而与此相反，监狱围墙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阻挠某些行动。监狱的墙本身并不是想提供任何正向的干预——不是想要提供对于可能行动的拓展。它们的作用在于在某个时间段里把某些人的行动范围压缩到一个限度里面去。它们是纯粹的负向干预。

或许，有关综合性系统的最为简单的例子就是普通道路：如果一条大路铺到了某人的住房面前，那就可能意味着 he 可以把上下班的时间压缩一半。通过这种方式，这条道路给他带来从某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所获得的更多自由时间，因此这条路是一种正向干预。但是也很有可能，这条路的出现，因其路上的车流，也意味着他的太太不得不每天都护送孩子们上下学，那这条路就成了一种负向干预。马路就像尼罗河，它们既可以使长距离的团聚成为可能，也容易在微观层面上形成分流。



A.

图3 A与B，正向干预与负向干预。两种被引进的物体，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世界的状态，但是以本质上很不同的方式。5至6页展示的是综合性干预的实例



B.

负向干预